



隋書卷七十四爲極刑之不善也無禁盜創亂之志與
與入唐恩心特致美進人臣罪事魏決徵其河雀尋之
不列傳第三十九厥之收抽甄嚴其景音發亦收家難
其酷吏後行無斷昏不人風其法此州刑益莫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
曰刑罰仁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
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
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
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
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

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疎闊遂
漏吞舟大姦巨猾犯義侵禮故剛克之吏摧拉凶邪
切禁姦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高祖膺期
乘傳賦人探丸斫吏者所在蔑聞焉無曩時之弊亦
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紀才行無聞遭遇時來叨竊非
據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厥所
莅莫不慄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
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
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無禁姦
除猾之志肆

殘虐幼賤之心君子惡之故編爲酷吏傳也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代人也祖干齊左丞相父敬武衛將軍肆州
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在齊
襲封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
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
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
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噉官厨餅士
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僕隸無敢出門
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

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
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
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
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
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擿姦隱長吏尺布升粟之贓無
所寬貸得千餘人而表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
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
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搗捶盈前而哭
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爲清河令
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爲之語曰刺史羅剎

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土聞而歎曰
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未幾以爲雍州長史士文
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必死此官矣及下車
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
父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爲妾
覽妻鄭氏性妬譖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
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
士文君明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任數日憤恚而
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內之者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邳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周明帝時年十八授都督領鄉兵後數載拜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者遷本部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徙爲庭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高祖總百揆尉迴作亂鄴城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婿京

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入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已立棒殺之或寮吏姦賊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爲百姓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以自殺家人不與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而弃之式恚臥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旣是朝廷

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歘然而起抽刀砍信信遽走避之刃中於鬪上知之以式爲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未詳燕榮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侃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封落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

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迹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上甚善之後因入朝覲特加勞勉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及辭上賜宴于內殿詔王公作詩以餞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吳郡旣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瓛爲主阻兵於晉陵爲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五千躡之瓛敗走爲榮所執晉陵會稽悉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右武侯將軍突厥寇邊以爲行軍總管屯幽州母憂去職明年起爲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史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代

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爲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邪棒捶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是時元弘嗣被除爲幽州長史懼爲榮所辱固辭上知之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怒曰豎子何敢弄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輒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

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饑餒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虐毒非虛又賊穢狼藉遂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趙仲卿

趙仲卿天水隴西人也父綱周大將軍仲卿性麤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從擊齊攻臨秦統戎威遠伏龍張壁等五城盡平之又擊齊將段孝先於姚襄城苦戰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尋典宿衛平齊之役以功遷

上儀同兼趙郡太守入爲畿伯中大夫王謙作亂仲卿使在利州卽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爲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邑千戶高祖受禪進爵河北郡公開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從河間王弘出賀蘭山仲卿別道俱進無虜而還復鎮平涼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兗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胷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

猛獸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啓民可汗求婚於國上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啓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洎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悉衆而至仲卿爲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位上柱國賜

物三千段朝廷慮達頭掩襲啓民令仲卿屯兵三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者上令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也因勞之目知公清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爲能賞婢奴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稱

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曹尚書事其年卒時年六十四諡曰肅贈物五百段子弘嗣

弟弘昇

弟弘昇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說周敷州刺史弘度膂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尋授都督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歟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拳捷大奇之後以戰勳授儀同從武帝滅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賜

物三千段粟麥三千石奴婢百口雜畜千計尋從汝南
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宣帝嗣位從鄖國公韋
孝寬經略淮南弘度與化政公宇文忻司水賀婁子幹
至肥口陳將潘琛率兵數千來拒戰隔水而陣忻遣弘
度諭以禍福琛至夕而遁進攻壽陽降陳守將吳文立
弘度功最以前後勳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
及尉迴作亂以弘度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
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爲別隊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
適迴子爲妻及破鄴城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
之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迴曰相識不今日

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奪
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大丞相
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取迴頭弘昇遂
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弘度不時殺
迴致縱惡言由是降下一等爲武鄉郡公開皇初突厥
入寇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
靈武月餘而還拜華州刺史納其妹爲秦孝王妃尋遷
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讐氣聞
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王蕭
琮來朝上以弘度爲江陵總管鎮荊州弘度未至而琮

叔父巖擁居人以叛弘度追之不及陳人憚弘度亦不敢窺荊州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出襄陽道及陳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出泉門道隸於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言多不用素亦優容之及還檢校原州事仍領行軍總管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誠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

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武侯驃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寧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爲當時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黜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卽位河南王爲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也使者返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

弘昇字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尉迥作亂相州與兄弘度擊之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爲公授驃騎將軍宿衛十餘年以勳舊遷慈州刺史數歲轉鄭州刺史後以戚屬之故待遇愈隆遷襄州總管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卽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績奔還發病而卒時年六十三代艾不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

公弘嗣少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十四年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轉幽州總管長史于時燕榮爲總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榮遂禁弘嗣於獄將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推鞫囚徒多以酢灌鼻或搯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僞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脩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於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內少監遼東之

隋書卷之十四 列傳
十一
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會奴賊寇隴
右詔弘嗣擊之及玄感作亂逼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
告之謀應玄感者代王侑遣使執之送行在所以無反
形當釋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時年四十九有子
仁觀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潁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
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爲光祿少卿以忤
旨出爲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
令咸憚之交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刻木

爲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蹈心
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
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
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比至
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皆覆面於地而箠殺
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
以爲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
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
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
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斮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
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士文
等連屬欽明時無桀黠未閑道德實懷殘忍賊人肌體
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
或身嬰罪戮或憂恚顛隕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焉嗚
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爲子高間以待封墓可
令母掃墓而望喪乎菜食者以爲效安者以爲效
大魏吏人卧跡亂原文帝心愆東令文同巡察河北
汝水淵土縣四支城小淵以奉週其背孰執費賦階中
隋書卷七十四

隋書卷七十五

魏其唐良

列傳第四十

儒林

儒之爲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
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
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
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
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彊楚
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

魏其唐良

列傳第四十

儒林

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奧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

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弃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羣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頽俗矣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所無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

頓天網以掩之責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亾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卽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

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亾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摺紳咸師宗之旣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亾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寇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與亾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

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元善

元善河南雒陽人也祖義魏侍中父羅初爲梁州刺史及義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及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宫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日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

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安之下然以風流醞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安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安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安然之及就講肆安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安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頌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頌上初然之及頌得罪上以善之言爲頗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

動而卒時年六十。其子辛彥之，善學，對去患，前蜀武皇帝。其父辛彥之，豳州高縣人。其父又豳州人。以辛彥之隴西狄道人。祖世敘，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明武時，歷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戶。

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戶。宣帝卽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尋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興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彥之。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後拜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洛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王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齋堂，制極。

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
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謚曰宣彥之撰墳典
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憲部五經異
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仲龕官至猗氏令爵無學意之
大外何妥蕭該陳咆體部州姓多貢廷元部意之西貢
何妥字棲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
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
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旣姓何是荷
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
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

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脊亦有雋才住青楊
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
楊蕭脊其見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
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
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駭曰帝嘗四妃舜又三妃亦何
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
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
納言蘇威當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
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爲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
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是訓是其不孝若

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爰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爰又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伏見

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卽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言必罰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逖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專擅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

元八愷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
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
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不善也今
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
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
德量力既無呂望傳說之能自負傅崑滋水之氣不應
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致顛
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
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
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

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
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
十載不成趙翊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
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
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
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麟輓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
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
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
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妄言自負
傅巖滋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十二年威定

考文學又與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
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威有隙其後
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
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
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
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
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
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
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
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

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亾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
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
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
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獲雜子女不
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
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
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
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
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
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

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于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滅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

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道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儻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儻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

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儻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
孝景采武德儻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
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
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是以大
備江東宋齊以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
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儻三調悉
度僞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
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剋
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教四儻
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

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
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
三調四五曲名又制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
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勅太常取妥節度
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
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妥又以
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妥子
蔚爲秘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
六年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爲講說教
授之爲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

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
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
朝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
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
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
官諡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
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
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不以
蘭睦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荊州陷
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

精漢書甚爲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
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
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
當時所貴
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榆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
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
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
人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帝平濟州封蕭愷爲宗師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

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爲
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
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
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
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爲太學博士
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丁母憂解任後數歲授矜寇
將軍復爲太常博士未幾擢爲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
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旣策問訖博士不能
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
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

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
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
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
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不
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式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
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
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
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
嗟惜焉賜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
圖書識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開皇初高
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
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
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
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爲宰相又數言玄
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
亦被譴去唯光獨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
以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
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辨而

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
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
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
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
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
友同授詩於同鄉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
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强交津橋劉智海家
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

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張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應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詒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躋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

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竿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

遣人柳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
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卽位遷太學博士
俄以疾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與
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
十七劉炫爲之請謚朝廷不許

卷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

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
識莫與爲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
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充引爲戶曹從

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勅與
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
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
李德林甚禮之炫雖徧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
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惠
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
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
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
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
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

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旣至京師勅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柳送益州旣而配爲帳內每使執杖爲門衛俄而釋之與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爲筮塗以自寄及蜀王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替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

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旣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驗煬帝卽位牛弘引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

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敝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

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于時羣盜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

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
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
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
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宵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
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縮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
爲慈親所恕極楚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
及暨乎敦敘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
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
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
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

所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
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
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
丹筆立身立行慙慙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
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驟
比翼鵠鴻整紉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
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
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
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其幸四也
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

之蕪穢馳騫瑣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圖事適成天違
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
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
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
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城下堡未幾賊爲
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
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
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諡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俳
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官塗不遂
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

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
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述一卷並行於世

褚輝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
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
是擢爲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吳郡顧彪

餘杭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爲秘書學士撰
古文尚書疏二十卷

籍封魯世達

乾隆四年校刊

精書卷七十五

列傳

七

餘杭魯世達煬帝時爲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一卷行於世

張冲字仲文山陰會稽人少爲書學士對吳郡張冲字叔立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畧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書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羣言徧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

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瘖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感況懷抱之內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齧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

矣夫以寸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賣貢
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加以老
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齧臂爲期前途
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
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
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
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
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
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
已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

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爲明尚書幸也坐
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
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
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手
足之蹙憚而弗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
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
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
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點
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刑願少
加憐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

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
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唯學乎信
哉斯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
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
實惟稽古之力也江陽從容雅望風韻閑遠清談高論
籍甚當年彥之敦經悅史砥身礪行志存典制動蹈規
矩何妥通涉雋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訐
以爲直失儒者之風焉劉焯道冠縉紳數窮天象旣精
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
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畧無不該覽雖探
蹟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道亞生知時
不我與或纔登於下士或餒棄於溝壑惜矣子夏有言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
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文耳 監本冲俱訛仲惟目錄作冲北史本傳亦作
冲唐書藝文志載張冲春秋左氏義略三十卷亦與
本傳合本書經籍志載春秋義畧三十卷注陳右將
軍張冲撰本傳載冲仕陳為左中郎將官秩不符或
歷官不備載耳本書潘徽傳受書於張冲俱作冲又
南齊張冲字思約亦吳郡人官至征虜將軍封定襄
侯又下張冲也

王孝籍傳賣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監本貢禹訛禹
貢閣本亦訛一本田訛口按前漢書貢禹上書曰陛
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又張釋之傳久
宦減仲之產不遂其意正相類今據正之

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
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
用心焉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
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
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
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
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
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
其風者聲馳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
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

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
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
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梁
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
啓其滯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
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
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
忘反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爲樸發號施
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滯麗故憲臺執法屢飛
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卽位盡變其

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廢人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臬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詵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敘

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沒今總之於此爲文學傳云

劉臻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臻年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復歸肅答以爲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頴之伐陳也以臻隨軍典文翰進

爵爲伯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褻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旣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案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噉蜺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

卷行於世

王頰

王頰字景文齊州刺史頌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顥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頰所爲而頰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

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頰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起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頰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頰之計也頰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頰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旣而兵敗頰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

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楊素求頰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崔儵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

齊高陽太守世爲著姓儵年十六太守請爲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羣言多所通涉解屬文

在齊舉秀才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脩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待詔文林館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儵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爲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若齊亡歸鄉里仕郡爲功曹州補主簿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尋兼內史舍人後數年兼通直散騎侍郎聘于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儵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儵儵故敝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儵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

罷座後數日儵方來謝素待之如初仁壽中卒於京師時年七十二子世濟

諸葛穎

諸葛穎字漢丹陽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穎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倉雅莊子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爲太子除藏藥監煬帝卽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卧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

御連席共榻頴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治葛
後錄恩舊授朝請大夫帝常贈頴詩其卒章曰參翰長
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
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
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年七十七頴性褊急與柳晉每
相忿鬪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
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
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孫萬壽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也祖寶魏散騎常侍父靈

暉齊國子博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略
通大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笑博陵李德林見而
奇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爲文學
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
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爲五言
詩贈京邑知友曰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癘
地從來多逐臣粵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
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弃
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一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
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梟獍已

成羣郗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裏糧楚山際被甲吳江
濱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
繫越恒資辯喻蜀幾飛文曾連唯救患吾彥不爭勲羈
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爲無杯酒數載
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風雲衰鬢先蒲柳心緒亂
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
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接天人
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賓僚麗
景相携招舟汎昆明水騎指渭津橋祓除臨灞岸供帳
出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雒麥雉

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懽娛三樂至懷抱百憂
銷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
迴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迴
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鷺鳴斷絕
心難續悄恍魂屢驚羣紀通家好鄒魯故鄉情若值南
飛鴈時能訪死生此詩至京盛爲當時之所吟誦天下
好事者多書壁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
初徵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卽爲齊王
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
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時年五十二有集十卷行

於世之號大賢同而卒於官也
文學王貞齋王守愚之弟也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
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
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
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卽位齊
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廊
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
平原孫慧文詞來遷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
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覲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

颺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
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
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
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
桂摘詞眷言高邁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
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
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
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
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
談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費及貞至王以容

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屬賀德仁
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
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
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
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
許獨爲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
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昃雖居可封之屋每
懷貧賤之耻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
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睿覽枉高車以載麗費
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

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阜終朝擊
缶匪黃鍾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
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
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
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慙過白豕之
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
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甚
還鄉里終于家

虞綽

辛大德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

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轉爲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爲校書郎以藩邸左右加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侍詔恩盼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其辭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

駕南轅鸞旗西邁行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實仙都也旗門外設欵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警百靈綏萬福踐素沙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窅然齊肅藐屬殊庭兼以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壁日曬光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儵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翮激丹華於背距鸞翔鳳跕鵲起鴻騫或蹶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

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驥冠羽族之宗長西王
青鳥東海赤鴈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基華岳事乖
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觀況盛
德成功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
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
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
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
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壑停輿海澨駐蹕巖陟竄想
遐凝藐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
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

習習翩翩絕迹無泯於萬斯年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
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特才任氣無所降下著
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
帝嘗問綽於穎穎曰虞綽麤人也帝領之時禮部尚楊
玄感稱爲貴倨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
其族人虞世南誠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
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
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後
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人
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

日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
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
自稱吳章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
餘綽與人爭田相訟有識綽者而告竟爲吏所執坐斬
江都時年五十四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爲令誅翦
羣盜甚得民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
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
者反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
擊賊自効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辛
君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

德獲全

王胄

王胄字承基琅琊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
黃門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
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燾引爲學士仁壽
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爲著作佐郎
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
因爲五言詩詔胄和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崑函實與
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
招搖正東指天駟迺西驅展輪齊玉軌式道耀金吾千

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臯華實敷皇情
感時物睿思屬枌榆諮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醑小人荷
鎔鑄何由荅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
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
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合繼和與虞綽齊
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從征遼
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疎率不倫自恃才大鬱鬱於薄
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
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遊其
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

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胄兄脊字
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
舍人陳亡與胄俱為學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卒官主

庾自直

庾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沉靜寡
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陳亡入關不
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
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為帝所愛
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
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

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露車中
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自前代難帝賜之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授毛詩

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

史善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

詣總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

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啓於陳主

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為伏奉為重敬奉為輕却

其啓而不奉澹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

其啓而不奉澹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

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

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

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

以敬為輕竟何所豫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

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

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

亦云相敬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

此可復並謂極重乎至若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

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

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

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爲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
改焉及陳滅爲州博士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爲學士嘗
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
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
爲韻纂徽爲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
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爰
始爻文斯作繩用旣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箴授河龜威
出洛綠綈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卸
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
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

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爲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
頌美形容垂芬篆素暨大隋之受命也追蹤三五並曜
參辰外振武功內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
銘鍾鼎春千秋羽盛禮樂於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
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霄極稟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
黼黻楚詩早習頗屬懷於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索
隱尊儒好古三雍之對已適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
遨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降情引汲擇善芻微築
館招賢攀枝佇異剖連城於井里賁束帛於丘園薄技
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琢磨俱報稻粱各

施鳴吠于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駮駕務隙靈光意靜
前臨竹沼却倚桂巖泉石瑩仁智之心煙霞發文彩之
致賓僚霧集教義風靡乃討論羣藝商略衆書以爲小
學之家尤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
辭遞生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流微
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爲
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
判清濁纔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
難爲用遂躬紆睿旨標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總
會舊轍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卽隨注釋詳之詁訓證以

經史備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畢題爲韻纂凡三十
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羣玉之爲淺
鄙懸金之不定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徽業術已寡思理
彌殫心若死灰文慙生氣徒以大馬識養飛走懷仁敢
執顛沛之辭遂操狂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
士西河之彥幸不誚於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於潤色
未幾俊薨晉王廣復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
集禮一部復令徽作序日禮之爲用至矣大與天地同
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三本體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
卽萌其理龜文鳥迹以後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

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璽印塗猶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霧集制作者風馳節文頗備枝條互起皇帝負辰垂旒辨方正位纂勛華之曆象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霑潤無思不遘東探石簣之符西蠹羽陵之策鳴鑿太室偃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晉王握珪璋之實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

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弘泗上之淪風蹟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綠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爲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荅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總括油素躬披緇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

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共一百二十卷取方
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
蒙令后睢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羈
載旅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茲典方可韜之類
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嗤懸金之已陋是知沛王
通論不獨擅於前脩寧朔新書更追慙於往冊徽幸棲
仁岳忝遊聖海謬承恩獎敢叙該博之致云煬帝嗣位
詔徽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
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
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敗凡交關多罹其患徽
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爲西海郡威
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發病卒

杜正玄

弟正藏

杜正玄字慎徽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爲石趙從事
中郎因家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正玄尤聰
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學才辯籍甚
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
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
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
相望及至卽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

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嘆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官弟正藏文苑編補陸機風杜正藏字爲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時詣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爲後進所寶時人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爲杜家新書

京兆常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爲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復爲兄弟論義理可稱越

中書尹式典書懋又與劉焯少相河間尹式博學解屬文少有令問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王甚重之及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俱有雋才名顯於世世衣冠

爲李劉善經密其斷之善爲信室書師懋皆如其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仕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世衣冠

范陽祖君彥

范陽祖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徽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辭訥澀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於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

室王孔德紹又鄭王頊先自遂其於人王頊意頌其官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實建德稱王署爲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南陽劉斌

南陽劉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實建德署

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爲劉闢中書侍郎與劉闢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胄虞綽之輩崔儵孝逸之倫或務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跡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罹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爲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耀亦爲難兄弟矣

立員奉正人賈誼華萼林林亦以漢只弟矣

王突官制縣一實字野人爲益表異之貢不顯十幾五

餘然其學世辭古文同華重並燈林之一林員山之出

餘不歸其國張壹平氣蘇漸而巳姓多對谷對鞭京南

味而不衣翻亦常山祖聖公陳景映祖師見盤燕派升

歡若世事起早對命書國高世下小灣味而瓜贊志盤

自立計矣王曹凱縣之業也對之與之倫短蘇屏負木

史引曰縣文首信古今文人賦不襲縣百鞭詣以名道

突颯不映祖祭

隋書卷七十六考證

隋書卷七十六考證

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監本目錄

不載六人名史臣論贊亦不之及北史目錄六人名

附注潘徽下今仍本文

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敘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鬣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士謙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

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
沉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
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
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旣見君
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
疎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州里
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乏供濟有兄弟分
財不均至相鬪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
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
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

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
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
其喉斃於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
何爲相謝然可遠去無爲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
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
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
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
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
佗年又大飢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爲之糜粥賴以
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

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鯨爲黃熊杜宇爲鷓鴣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龜宣武爲龜鄧艾爲牛

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祐前身李家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曰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喜爲詠懷詩輒毀弃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載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賊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刑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刑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

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
邊裔職為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
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為得治
體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
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
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
先生之諡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
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
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
五百石以振窮乏

崔廓字士曠

崔廓字士曠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
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為邦族所齒長為里佐屢逢屈辱
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
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為忘年之
友每相往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
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
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
終于家時年八十有子曰曠曠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
貌短小有口才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

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
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徵爲河南豫章
三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三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
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贖書曰昔漢氏西
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
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切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
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
博聞強記鈎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涉蒙山對梁相
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
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

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
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
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
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
不盡意寧俟繁辭贖荅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恒心
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
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
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
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於東
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

騰聲鷓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贅客河
朔情遊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雪
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復况桑榆漸
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
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而超北海比報德而
非難堙崐嶠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
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
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
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隕令名楊脩若
切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豫

章得書資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郎文翰多成其
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師俄遷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
疾歸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
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
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贖荅曰謹按
漢文已前未有冠幘卽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
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
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
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
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贖曰何處有羊

腸坂贖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
 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
 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
 六知三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
 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為六百卷以父憂
 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
 名皆贖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
 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
 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弑帝也引為著作郎稱
 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時年六十九贖與洛陽元

善河東柳詵太原王劭吳興姚察琅邪諸葛穎信都劉
 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誌
 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
 行江都傾覆咸為煨燼

徐則

徐則東海郟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
 立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
 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
 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憇
 於至真觀暮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所資唯松

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
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
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
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
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
達法門悅性冲玄怡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煙霞望赤
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
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
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
念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

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
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
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竚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
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
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
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
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
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
衣餐松餌朮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
千尋萬項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

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
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
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但
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
空椽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
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
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
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
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
而益異之贈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詵爲之讚

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
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欲成言
追葛稚將侶茅贏我王遙屬爰感靈誠柱下暫啓河上
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迹曷用攄情時披素
繪如臨赤城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
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南嶺一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爲涇水令以清正聞有
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特
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好鄭玄

注解以爲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

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弃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爲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賙輒辭不受每閑居無事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年四十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不見也非閑其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
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
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
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
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
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沉冥不可
親疎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
遯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雖動靜殊
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隋書卷七十七

隋書卷七十七考證

李士謙傳君子爲鵠小人爲猿。按抱朴子周穆王南
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鶴小人爲沙蟲與此小異

史臣曰古之所謂賢者其於人也
 言而不出也存誠也行而無欺也
 不昧安時處順以養其德也
 丘園隱不違親以養其孝也
 父母懷之如也
 然士謙聞譽也
 親疎莫能
 遊並和軍盡少孫千
 李士勳歎曰
 隋書卷十七考證



